四庫全書

史部

元名臣事畧卷十二

元　蘇天爵　撰

内翰王文康公

公名鶚字百一開州東明人金正大初中進士第累擢中書省右司員外郎金亡居保定歳甲辰召居王邸中統元年拜翰林學士承旨奏立翰林國史院詔從其請至元五年致仕卒年八十四

公幼頴悟讀書日記千餘言終身不忘長工詞賦有聲場屋年十九由東平貢禮部再薦科名會河朔亂舉家南渡流離頓挫中身愈困而學愈力故其成就有過人者正大甲申登詞賦第一甲第一人始公之生有大鳥鳴于庭鄉張先生大淵號博物見之曰此鶚也因為制名字曰百一盖取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之義且語人曰此子後有大名當居百人之一迨及第果魁百人矣釋褐賜緋受奉直大夫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再考改歸德府判官兼城父令下車之後立教條正風俗未幾政成吏畏而民

安之廉司以治聞遷同知申州事兼汝陽令政聲籍甚

俄丁內艱金主還蔡起復尚書省都事陞右司員外郎

兼翰林修撰金主見公言事深中時病惜其柄用之晚

太常徐公撰墓碑

蔡陷萬户張柔素聞公名輦之北渡館于保州者餘十

年深自韜晦若將終身焉墓碑

上之在潛邸也好訪問前代帝王事迹聞唐文皇為

秦王時廣延文學四方之士講論治道終始太平喜

而慕焉甲辰遣故平章政事趙璧令禮部尚書許國相首聘公于保州從人望也公自以亡國纍臣義不可再仕辭疾者久之已而就道既至上一見喜甚賜之坐呼狀元而不名朝夕接見問對非一凡聖經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無不陳于前上為聳動嘗諭公曰我今雖未能即行安知他日不行之耶

墓碑

公北行時故人馬雲漢以宣聖畫像為贈既至北庭適

值秋仲奏行釋奠禮上悅即命辨其事公為祝文行三獻禮禮畢進胙于上上既飲福熟其胙上下均之其崇敬如此自是春秋二仲歲以為常凡所以尊師重道者實公啟之李惜撰言行錄

丙午春正月辛卯朔日有食之上問公應受賀否公以富弼故事對遂罷宴撤樂明日始受賀言行錄

上留公漠北二載恐年老不可再歷冬寒召公謂曰朕欲遣人送子歸南子何所欲公對曰臣本閒人誤蒙寵

召待遇甚厚亦已幸矣復何欲之有但願吾王好賢樂善之心有加無替則臣之受賜豈有量耶言行錄

庚戌春憲宗遣故叅知政事李舜咨以安車來徵公同王峯魏璠應召訪及軍國大計稱旨將任以政公力辭而上龍飛特授公翰林學士承旨公遂舉李治李昶王磐徒單公履高鳴徐世隆同為學士公視諸老學最博言最切直若政之美疵事之可否人之賢不肖皆極言正論無所顧忌至于主盟吾道奬進後學推轂人材布

列閣臺紀綱法度文物典章煥然一新墓碑

公奏言自古帝王得失興廢班班可考者以有史在我國家以威武定四方天戈所臨罔不臣屬皆太祖廟謨雄斷所致若不乘時紀録竊恐歲久漸至遺忘金實録尚存善政頗多遼史散逸尤為未備寧可亡人之國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館不立後世亦不知有今日上甚重其言命國史附修遼金二史墓碑又言行録云初公侍潛邸屢以史事為言嘗舉楊奐元好問李治宜令秉筆至是公申說命立翰林國史院時元楊已物故又舉李治及李昶王磐徐世隆

徒單公履郝經高鳴為學士楊恕孟攀鱗為待制王惲雷膺為修撰周砥胡祗遹孟祺閻復劉元為應舉凢前金遺老及當時鴻儒搜括殆盡矣　公又言學校久廢無以作成人材宜選博學洽聞之士提學各路學校嚴加訓誨以備他日選用上可其奏為立十路提學舉校官　墓碑

是時任賈覘以錢穀事夤緣為姦欲乘隙取相位求薦于公公奮然曰即欲舉此人為相吾不能插驢尾矣我以衰老之年無以報國忍肩此耶後數年竟用為相竊靈威神無所不至為王著刺而殺之　商文定公撰先塋碑

至元五年春屢有微恙懇乞致仕詔允其請然有大事則遣中使就訪焉又勑有司歲給廩禄迄其終身墓碑

十年八月公薨上聞之嗟悼且問臨終語左右以不用釋老冥錢為對公無恙時嘗謂世俗以緇黄之言為遺囑嘗思昏亂其言非復可從故自七十以來手書治命歲一更之預為戒勑嗣子之綱庀治後事俾身後有所遵守如釋老冥錢之弗用皆治命云墓碑

十五年秋九月翰林承旨和禮霍孫前中書左丞張文

謙奏請狀元藩邸舊人嘉言嘉猷于國多所裨益今已云亡在典禮宜有封謚詔特贈謚曰文康墓碑

公愷悌樂易無城府崖岸愛交游喜施舍家釀法酒客至輒留飲談笑終日氣不少衰在翰林十餘年凡大誥命大典冊皆出公手以文章冠海内而未嘗談文章嘗謂門人曰分章稱句乃經生舉子之業求之于致知格物之理則懵如也為已之學當以窮理為先故一時學者翕然咸師尊之如中書左丞庫庫子清右三部尚書

柴禎輩皆出公門墓碑

公向侍王邸嘗請葬祭金主許之及達許陽求訪百至

闕遺公可闕但具牛醴表誄為位以葬哀動蔡人其大

節如此墓碑

內翰王文忠公

公名磐字文炳廣平永年人金正大中登進士第中

統初擢益都等路宣撫副使王師圍濟南叅議行中

書省事遷翰林直學士為真定宣慰使至元元年復

召入翰林尋兼太常卿進拜承旨居翰林一十年累
乞致仕不許年八十二始遂所請又十年卒年九十
二
公自幼志趣不凡為學即知自勉金遷都汴舉家南渡
河居汝之魯山既冠聞堰城府徵君九疇為時名儒裹
糧往從之學勤苦百至擢正大四年經義進士第授歸
德府録事判官不赴自是為學益力涵泳經史漸浸百
氏發為歌詩古文波瀾閎放浩無津涯邈乎其不可窮

也歲壬辰河南受兵避難南走襄陽宋制置司素知公名署議事官丙申襄陽難作公孑身北歸至洛西適楊中書惟中被命招集士流一見喜甚録其名授以告身惟所欲往遂北游河内居亡何值王榮之變去隱共山尋遷闕

令東平總管嚴公興學養士虚師席迎致公師道尊嚴望之若莫可梯接及即之溫然和懌隨問隨答亹亹忘倦其辭約其義明學者于句讀抑揚之間已得之矣受業者常數十百人往往為名士居數年更游

齊樂青社風土遂有定居之志野齋李公撰墓誌

中統建元拜益都等路宣撫副使頃之以疾辭去二年春璮萌異志公覺之柴車載妻子潛出挺身走濟南遂乘馹至京師時王文統始伏誅朝士惴恐不安公至侍臣以聞上即日召見詢問再四嘉其誠節王師圍濟南上知公家在圍城中授參議行中書省事日圖軍務一語不及其私及亂平挈妻子來居東原墓碑

拜真定順德等路宣慰使禁戢奸邪援植善良民賴以

安先是衡水監縣蒙古岱挾勢行私所為不法部民趙
清發其奸訴諸有司既具伏矣監司之至也其妻懼謀
盡去趙氏而滅其口賂家人醉以酒暮夜潛入清家清
逃匿獲免其母及妻子殲焉清來訴權要不為申理且
欲易其獄辭公曰誠若是死者何辜竟奏擬寘諸法籍
其家資以其半付清真定賈胡有稱貸取息者不時償
則逮繫私室榜掠桎梏恣為威虐人不勝酷目之曰閻
羅王數干撓公府同僚畏葸惟所揞麾公正色詰責呼

伍伯捽抑以出撻之數十時治事西北城上命擠之投諸地郡人稱快迄公去不敢復然墓碑

至元七年春復徵拜翰林學士入謁宰相首言方今害民之吏轉運司為甚至有税人白骨使民間舉殯不得改葬者宜速罷去以蘇民困已而運司果罷墓碑

權臣阿哈瑪特秉政諷大臣奏言尚書省當併入中書拜右丞相安圖為三公蓋名示尊崇實奪之相權奉旨會議公言兩省合而為一命右丞相總統之為便如其不

然則兩省姑宜依舊三公既不與政不宜虛設權臣私論為之沮止墓碑

兼太常少卿時官闕未立朝議未定凡遇稱賀臣庶無問貴賤皆集帳殿前執法者厭其多揮杖擊之逐去復來頃刻數次公慮為外國笑上奏曰按舊制天子宮門不應入而入者謂之闌入由外及内罪輕重各有差宜令宣徽院籍兩省以下百司官姓名各依班序聽通事舍人傳呼贊列然後得進有敢越次者殿中司糾察罰

俸不應入而入者宜准闌入治罪庶望朝廷禮肅後遂定朝儀如公言又言曲阜宣聖鄉里財廟所在前代給百戸以供洒掃國朝因仍皆蠲復百家歲賦為鈔不過六百兩僅可比朝廷一六品小官之俸給聖朝疆宇無外歲入財賦以億萬計詎肯惜一六品官俸不以待孔子哉于府庫所益無多于國體所損甚大初朝廷給林廟洒掃戸百復其家至是尚書省臣括戸悉収為民故公言及之墓碑

九年上聞天下獄囚滋多勑諸路自死罪以下皆縱遣之期以秋七月來歸京師受刑及期皆至上惻然矜閔悉原其罪其後詔詞臣草詔將戒諭天下而不宣旨意久之皆不稱旨公乃以釋囚之意命辭進讀上喜曰此朕心也欲言而不能形之于口卿能為朕言之嘉奬不已墓誌

十年再乞致仕詔不從仍舉宋衜雷膺魏初徐琰胡祗遹孟祺李謙宜居翰苑墓誌

國子祭酒許衡將告歸上命中書左丞張公謙問公公言自古有國家者必與人材共治若無學校人材何從而得育許某教生徒有法數年之後皆可從政事體所繫至大某性廉介意其所以求退者得非生員數少坐糜廩禄有所不安而然耶宜增益生員使之進學庶幾人材有成某之受禄亦可以少安矣詔從之墓誌

十一年秋患腰膝痛艱于行步家居養疾上遣使存問賜以名藥公嘗言前代用人四十從政七十致仕所以

用其材力閔其衰老養其廉耻之心也令入仕者既不限年而衰老病患者或至扶舁抱負而登廳堂其人既自不知耻朝廷亦不以為非甚不可也每遇會集議政之際數數及之故自始得疾即自停俸月餘歷冬迄春屢乞致仕上遣使諭之曰卿年雖高非任劇務第坐教人耳何以許為仍諭旨右丞相王學士素著忠順之節禄之終身可也復詔有司盡給所停俸公不得已復出國有大政必咨訪而後行墓誌

有詔集百司問鈔輕物重事學士王文炳對曰物貴則不足物賤則有餘要以節用而不妄費庶物貨可平（玉堂嘉話）

時方伐宋當用吾全力庶可一舉殄滅若復分力于東夷恐曠日持久功卒難成俟宋滅徐圖之未晚也（墓誌）

江南既下公言禁戢軍士選擇官吏賞功罰罪推廣恩信所以撫安新附消弭冦盜之策甚備皆畧施行之（墓誌）

十三年冬朝議欲汰冗官權臣以不便按察司欲因之省去公奏疏曰外路州郡去京師遥遠濫官汙吏侵害

小民無所控告惟賴按察為與申理若指為冗官一例罷去則小民寃死而無所訴矣若曰京師有御史臺足以糾察四方之事是大不然御史臺糾察朝廷百官京畿州縣尚有不及况能周徧外路千百城之事乎若欲以按察司併入運司令之運司專以營利增課為職與管民官恒分彼此豈暇顧細民之寃抑哉臣以為存之便按察司由是得不罷 墓碑

自江南撫定賞賜有功但遷加職位有至宰執者二十

餘人因議更定官制公奏疏曰歷代制度有官品有爵號有職位爵號所以示榮寵職位所以委事權臣下有功有勞隨其大小酧以官爵有才有能稱其所堪處以職位此人君御下之術也臣以為有功之人宜加遷散官或賜以五等爵號如漢唐封侯之制可也不宜任以職位 墓誌

十九年王師將大舉伐日本公入諫曰日本島夷小國海道險遠勝之則不武不勝則損威不伐為便時軍行

有日矣上以為非所宜言天威震怒謂公曰此在吾國法不當言者汝有他心而然耶公對曰臣赤心為國故敢有言若有他心向者何為從叛亂之地冒死歸國乎且臣以八十之年又無子息有他心欲何為耶遂出翌日上遣侍臣以溫言慰撫使無憂懼墓誌

二十一年公以年老願乞骸骨以歸丞相和爾果斯以聞詔允其請進資德大夫致仕仍給半俸終身前行之一日公卿百官供張祖餞明日皇太子賜宴于聖安寺

公卿百官送至麗澤門外仍命其壻仕于其府以便奉養大臣燕見上數問公起居狀公恬愉靜默家事不復關白者凡十年墓誌

公性剛方凡議國政必正言不諱雖上前奏對未始將順苟容上嘗以古直稱之夙有重名持文柄主盟吾道餘二十年天下學士大夫想望風采得被容接者終身為榮言論清簡義理精語世之號辨博者方其辭語縱橫援引徵據衆莫可屈公徐開一言即語塞不敢出聲

為文冲粹典雅得體裁之正不取纖新以為奇不取隱僻以為高詩則入事遣情閒逸豪邁不拘一律程朱性理之書日夕玩味手不釋卷老而彌篤燕居則瞑目端坐以義理養其心世俗紛華畧不寓目惟喜作書晚年益造精妙筆意簡遠神氣超邁自名一家持縑索書者繼踵于門應之不少拒世得遺墨爭寶藏之墓碑

尚書李公

公名昶字士都東平項城人金興定中登進士第國

初為東平嚴侯幕官中統元年召至京師明年以翰林侍讀學士行東平路總管同議官至元五年召拜吏禮部尚書七年除南京路總管不赴八年起為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遂致仕歸二十六年卒年八十七

公幼精敏六歲知讀書性澹靜講學之外一無所好年十二三為程文下筆為時輩所稱初教授君困蹭場屋一夕夢在李彦榜下登第數名詢計偕之士無之因以

命公年十六業成質幹清癯甫能勝衣將從教授君赴春闈儕輩或少君教授君不恤也及期肆筆數千言比亭午已脫藳典試者見其敏給大加賞異命下公中本經第一教授君果居其下且意義襃貶其所取各異人以比歆向父子釋褐調孟州溫縣丞未赴寓陳之項城聚書深讀務為無所不聞仍手自抄録為日課不輟野齋李公撰墓碑

金亡公奉親還東平嚴武惠公一見待遇加禮授行臺

都事凡入覲出征不令去左右行臺罷改行軍萬戶府知事武惠薨今中書右丞忠濟嗣改升公經歷東平大府民繁事殷公處贊襄之任圖慮深遠未始依違苟從平章宋公時居幕長議論率與不合若府政得失民生利病屢為嗣公言之居數歲同列者趨向不同移疾求去會丁教授君憂即杜門不出服除嗣公不欲以幕僚相屈為公師席躬率僚屬問經傳多所開益魯諸生執經受業者前後非一 墓碑

已未上將伐宋次濮陽召公問治國用兵之要于治國則以用人立法賞罰君道務本清源為對用兵則以伐罪救民不嗜殺為對上嘉納之墓碑

上即位建元中統馹召至京師時備諮訪凡國政可否知無不言其年冬車駕北征徵需煩索行中書省科取稅賦雖逋户不貸公移書諸相某畧曰百姓困于弊政久矣聖上龍飛首頒明詔天下之人如獲再生拭目傾耳思見太平半年之間人漸失望良以渴仰之心太切

興除之政未孚故也側聞欲據丁巳戶籍科徵租稅比之見戶誠加多賦六七且止驗見戶應輸猶恐不逮復令色補逃故必致艱難茍不以撫字安集為心惟是供億則諸人皆能之豈聖上擢賢更政之意哉省府為蠲

遮戶之賦墓碑

二年春内難平公上表稱賀因示諷諭曰患難之作上天所以存警戒顧日新其德雖休勿休雖勝不矜功成不有選官以脩政崇儉以養民恒以北征宵旰之勞永

為南面佚豫之戒上為斂容擢用有期屬東平萬戶嚴忠範代其凡為本路總管奏請公偕行將師用其言詔授翰林侍讀學士行東平路總管同議官墓碑

朝議令老疾輸賦公貽書省府曰聖人即位之初凡鰥寡廢疾之人命所在優恤去歲省府常有榜諭俾給粮收養旬月之間一予一奪非所以示信于民也從之墓碑

至元五年詔起公吏禮部尚書格品條式選舉禮文之事多出公裁定宰相素重公凡有集議必置之上座傾

聽言論會制府有升省之議遂請老而歸墓碑

八年拜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司務持大體不事苛細

一出按行則致仕不復出墓碑

公資簡重後生小子望之若莫可梯接及前則睟見于面樂于誨誘有所問則叩竭終始無所隱或不可與言則未嘗妄交一語薄于世味每以安恬退處故其居官日淺而未嘗作期月留也家居安坐一榻書史滿前窮日夕不少厭墓碑

太常徐公

公名世隆字威卿陳州西華人金正大中登進士第

國初為東平行臺幕官中統元年拜燕京宣撫使三年除闕卿至元元年遷翰林侍講學士兼太常卿又兼戶部侍郎七年拜吏部尚書出為東昌路總擢山東道提刑按察使十五年移江北淮東道十七年名為翰林學士又名為集賢學士皆以疾辭不行二十二年年八十

公生而頴悟七歲入小學應對進退輙異常兒年十五有賦聲二十二登正大四年進士第京朝官交章辟公為縣令朝請遣人辭焉且戒公曰汝年少學未至毋急仕進更當多讀書涉獵往事以益智識俟三十入官未晚也公奉教為學益刻厲經史諸子百家靡不研究壬辰之亂朝請殁癸巳河南破公輦太君北渡河嚴武惠公知公名招致東平幕府俾掌書記公勸武惠収養寒素一時名公多歸焉故東平人物之盛為諸道最武

惠薨嗣侯襲職署公詳議雖賛佐侯實師之先帝即位之歳置總六部于燕京以公充勾榷燕京路課税官公謂理財非所能也力辭而歸墓誌

大元受天命肇造區夏列聖相承未遑文治上在潛邸獨喜儒士凡天下鴻才碩學往往延聘以備顧問壬子歳自漢北遣使來徴公見于日月山之帳殿上方治兵征雲南問此行如何公對曰昔梁襄王問孟子天下惡乎定孟子對曰定于一又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夫

君人者不嗜殺人天下可定況蕞爾之西南夷乎上曰誠如威卿言吾事濟矣是歲雲南諸處降上既登極每有征伐必諭以不殺于是四方稟正朔之國願來臣屬者踵相躡于道十餘年間際天所覆咸為一家土宇之廣開闢以來未有也不嗜殺人之效其捷若此然一言寤意皆自公發之 墓碑

東平自武惠公時得亡金太常登歌樂有旨取觀公典領以行既見上欲留公公以母老辭遣尚書柴公送公

還又明年令叅政商公用東平經歷赴召北上嚴侯遂令公代之公既正位幕長軍民之利害公事之得失知無不言其所救正者非一墓誌

中原板蕩之後鄆學久廢嚴侯修復以養生徒公慫惥之力居多又歲署題考試等其甲乙屢入高選者擢用之時自入學親為諸生講説其課試之文有不中程者輒自擬作與為楷式一時後進業精而行成人才輩出馬如翰林學士閻復太子諭德李謙浙東按察使孟祺

禮部侍郎張孔孫太子贊善伭爾佳之奇等是也墓誌

中統元年擢公燕京等路宣撫使京師久號難治下車以新民善俗為務車駕往還貴近迎送百色供億從容以辦中書省檄各路常養禁衛之羸馬數以千萬計芻秣與其什器前期咸備公曰國馬收于北方往年無餉于南者上新臨天下京畿根本地煩擾之事必不為之馬將不來吏白此軍需也其責不輕公曰責當我坐遂弗為備馬果不至津滄鹽課前事歐虧不及額公綜覈

之得增羨若干㪷賜白金三十笏以嘉其能 墓誌

二年移治順天歲饑民乏食公發廪貸之所全活者甚衆 墓誌

三年宣撫司罷公還東平總管嚴公奏太常登歌樂向

聖主覲于日月山既而發還令十餘年矣乞增宮懸大樂文武二舞令舊工教習以備大祀上可其請就除公太常卿以主之兼提舉本路學校事 墓誌

四年上問堯舜禹湯為君之道公取書所載帝王事以

對上喜曰汝為朕直解進讀我將聽之書成上命翰林
承旨巴勒藏布譯寫以進 墓誌
至元元年除翰林侍讀學士兼太常卿大政諮訪而後
行詔命典冊多出公手公選前賢內外制可備館閣用
者凡百卷曰瀛洲集至今用之 墓誌
六年作新大都于燕宗廟之制未有議者公奏曰陛下
帝中國當行中國事事之大者首為祭祀祭祀必有寢
廟因以圖上乞勅有司以時興建從之踰年而廟成公

之所教太常禮樂亦備遂迎祖宗神御入藏太廟因奉安而大饗焉禮成上悅賞賜良渥墓誌

公在翰林太常所薦僚屬多海内名士時號得人尋兼户部侍郎奉勑議立三省遂定内外官制上之墓誌

時宮闕落成而朝儀未立公奏曰今四海一家萬國會同朝廷之禮不可不肅宜定百官朝會儀從之墓誌

七年拜吏部尚書公以銓選無可守之法為撰選曹八議墓誌

九年公乞補外除東昌路總管佩虎符至郡專務以德率下不事鞭箠吏不忍欺民亦化服期年而政成乃修廟學起黌舍新公廨區處皆有條序力者功倍而民不知勞郡人德之墓誌

十四年起為山東提刑按察使某路有妖言之獄所司逮捕凡數百人公為剖析詿誤者十八九悉縱遣之墓誌

十五年移公淮東道按察使淮安安撫使許埴亡宋邊將家人有告埴匿官庫財者憲司繫其妻孥以徵之公

謂同僚曰許所匿者亡宋之物也豈可與今盜官財者同論耶同僚不以為然公獨抗章辨明行臺是之釋不問墓銘
詔徵南北兵徵日本遠近愁歎江浙尤甚公奏疏諫之語剴切當路者闕上竟寢其事墓誌
二十二年丞相闕人共政奏公雖使之坐而策國事闕公老病辭不能行附奏便宜九事賜田十闕八十闕秋闕增劇作八十可老

歌以自遣所以處闕　歸焉易簀之際吟諷弗

輟墓誌

公儀觀闕　人忤之無忮心與愠色與

人交一以闕　與賔客樂施與及好獎進

士類人有善稱之惟恐不至和而不流羣而不黨清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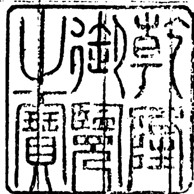
能容仁而能斷時論推之為有國器墓碑

公明習前代典故尤善斷獄有所難獄有大疑使公决之

不假閱成案立談之間剖析委曲情愜理順載法之文法外

之意無不包舉雖專明闕之審至論事口吃
悱然若黙者及秉筆而闕意到燦然成文
人謂尚書說事乎闕
公之奏議闕詳悉無闕明白無竒溢之
偏歌詩則坦夷瀏亮無闕駢麗親切無
牽就支離之獘雖然闕憂國之心旣堅
金石不以仕宦爲汚不闕哀老疾病闕
苟聞時政有所可否闕之在已惓惓不

置死乃已合于古人闕



元名臣事畧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元名臣事畧卷十三至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胡圖禮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顔崇溈

謄録監生臣宋元兆

元名臣事畧卷十三

元　蘇天爵　撰

廉訪使楊文憲公

公名奐字煥然乾州奉天人國初舉進士甲選授河南路徵收稅課所長官兼廉訪使歲壬子叅議京兆宣撫司事乙卯卒年七十

君母程甞夢東南日光射其身旁一神人以筆授之已

而君生父蕭軒翁以為文明之象就為制名年十一丁
内艱哀毀如成人日蔬食誦孝經為課人以天至稱焉
又五年師鄉先生吳榮叔未幾賦業成即有聲場屋間
不三十三赴庭試興定辛巳以遺誤下第同舍盧長卿
李欽若惜君連蹇勸試補臺掾臺掾要津仕子慕羡而
不能得者君荅書曰先夫人每以作掾為諱僕無所克
肖不能顯親揚名敢貽泉下之憂乎正大初名草萬言
策將詣闕上之所親謂其指陳時病辭旨剴切他人所

不敢言保為當國者所沮忠信獲罪君何得焉君知直道不容即日出國門而西教授鄉里遺山元公撰墓碑

癸巳汴梁陷乃微服北渡羈孤流落人所不能堪處之自若也冠氏帥趙侯壽之延致君待之師友間會門生朱拯自京師輦書至君得聚而讀之東平嚴公久聞君名數以行藏為問君終不一諾或問之故君曰不招而往禮歟且業已主趙侯矣得無以我為二三乎墓碑

戊戌天朝開舉選特詔宣德課稅使劉公用之試諸道

進士君試東平兩中賦論第一俄從監試官北上謁中書耶律公力奏薦之宣授河南路徴收課税所長官兼廉訪使陛辭之日言於中書公曰僕不敏誤蒙不次之用以書生而理財賦已非所長又河南兵荒之後遺民無幾烹鮮之喻正在今日急而擾之糜爛必矣願公假以歲月使得拊摩創罷以為朝廷愛養基本萬一之助中書甚善之君初莅政招致耆勝如蒲陰楊正卿武功張君美華陰王元禮下邽薛微之澠池翟致忠太原劉

繼先等日與商畧條畫約束一以簡易為事按行境内親問監務月課如干難易若何有循習舊例以增額為言者君訶之曰剝下罔上若欲我為之即減原額四之一公私便之官長所監率有餽餉君一切拒絶不踰月政成官民以為前乎此皆未有漕司惠吾屬之如是也在官十年乃請老于燕之行臺墓碑又公文集云歲在己酉十有一月中書耶律公以軍國大計與近世轉運司例經理十路課說闕開為所罷使稱長相疊歎闕登耗以平歲入奏可一聽中書省總之開創伊始制度未遑天下郡縣猶以財賦自贍不重其權則無以刻其弊故吏汚濫得悉料之

財賦舛錯得釐正之至于風俗之疵美盜賊之有無楮貨之低昂皆闕　得季奏之凡佐史許自辟以從被選者以為榮

壬子九月王府驛召入問尋被教叅議京兆宣撫司事累上書乃得請閒居鄉郡築堂曰歸來為佚老之所雖在病臥猶集子弟秀民諭之曰吾鄉密邇豐鎬民俗敦朴汝輩皆當孝弟力田以廉慎自保毋習珥筆之陋以玷傷風化病革處置後事如平時敕家人吾且死勿以二家齋醮貽識者笑遂引觴大噱而逝墓碑

君不治生產不取非義仕宦十年而家無十金之業然其周困急卹孤遺扶病疾助葬祭力雖不贍猶强勉為之與人言每以名教為言有片善則委曲奬藉唯恐其名之不著或小過失必以苦言勸止之怨怒不計也墓碑

初太和大安間入仕者惟舉選為貴科榮路所在人爭走之程文之外翰墨雜體悉指為無用之技尤諱作詩謂其害賦律尤甚至於經為通儒文為名家不過翰苑六七公而已君授學之後其自望者不碌碌舉業既成

乃以餘力作為詩文下筆即有可觀性嗜讀書博覽強記務為無所不闚真積日久猶恐不及寒暑飢渴不以累其業也作文刻刮庸爛創為裁製以蹈襲剽竊為恥禮部閑閑趙公平章蕭國侯公内翰馮公屏山李公皆折行伍與相問遺河朔士夫舊熟君名想聞風采所過求見者應接不暇其為世所重如此暮年還秦中秦中百年以來號稱多士較其聲問赫奕聳動一世蓋未有出其右者前世關西夫子之目今以歸君矣墓碑

君著述有還山集六十卷始于古賦次之以古律詩又次之碑誌記說銘贊雜文槩言十卷隱而天道性命之說微而五經百氏之言明聖賢之出處辨理欲之消長可謂極乎精義入神之妙矣與夫近鑑三卷自壬辰正月至甲午六月絶筆其書法如古之史臣其議論如胡氏之春秋也正統書大十卷自唐虞至于五代一年一月一日各有所書事三代以上存而不議秦漢而後附之以論其叙曰正統之說所以禍天下後世者凡以不

出孔孟之前故也且夫湯武之應天順人後世莫可企及猶曰予有慙德武未盡善後世辟王乃復賴前哲以正統之傳非私言乎今八例曰得曰傳曰衰曰復曰與曰陷曰絶曰歸始皇十年貶絶陷者何懲任相之失也太宗傳之而曰得者何志奪宗之思也責景帝者何短通喪也責明帝者何啟異端也與明宗者何有若人之言也與周世宗者何世宗而在禮樂可興也如是八例其說累數十萬言以為不如是則是非不白治亂不

分勸戒不明雖綿歷百千萬世正統之為正統昭昭矣

内翰李文正公

公名治字仁卿真定欒城人金正大末登進士第壬辰北渡居太原藩府交辟皆不就至元二年召拜翰林學士明年以疾辭居元氏之封龍山十六年卒年八十八

公幼讀書手不釋卷性頴悟有成人之風既長與河中李欽叔龍山冀京甫平晉李長原為同年友屏山李先

生令代作墓銘數篇一夕而就屏山大加賞異正大七年登詞賦進士第調高陵簿未上從大臣辟推知鈞州事時調度方殷公掌出納無圭撮之誤壬辰正月城潰微服北渡流落忻崞間人所不能堪公處之自若也事蹟

先生才大而雅識遠而明閎于中而肆于外盖將以斯文明斯道者也在河南時文聲已大振及壬辰北渡隱于崞山之桐川聚書環堵中閉關却掃以涵泳先王之道為樂雖饑寒不能自存亦不卹也是後由崞山而之

大原之平定之元氏流離頓挫亦未嘗一日廢其業手不停披口不絕誦如是者幾五十年先生之于學其勤至矣人品既高真積之力斯久所以優柔饜飫深造自得無衆人之所難經爲通儒文爲名家其名德雅望又爲一時衣冠之龍門也退然自以爲不足嘗曰名爲吾學中之累蓋先生性喜退客恥于近名所學所行切于爲己而非以爲人也門生集賢焦公撰文集序

世祖方居潛邸歲丁巳五月遣阿爾特默見董文用馳傳

來召且曰素聞仁卿學贍才優潛德不耀久欲一見之切毋他辭既至帝問汝在河南居官者誰最佳公對曰百餘年間人才未易數在今日論之其險夷一節則完顏仲德甚可嘉尚又問仲德讀書否對曰仲德策論進士觀其以國忘家以忠忘身實自讀書中來又問完顏合荅及蒲九何如對曰二人將畧俱短少帝任之不疑此金所以亡也又問魏徵曹彬何如對曰徵忠言讜論知無不言實為唐朝名臣第一彬伐江南未嘗妄殺一

人當在方叔名虎之列韓白衛霍在所不論又問今居官之人有如魏徵者否對曰今之人側媚成風欲比魏徵實多愧矣又問人材對曰天下未嘗乏材求則得之舍則失之理勢然耳且今之儒生如魏璠王鶚李獻卿蘭光庭趙復郝經王博文輩皆可用之材又皆吾王之所素知已嘗聘問者也舉而用之何所不可但恐用之不盡耳夫四海之内曷止此數子哉誠能廣延于外將見雲集輻輳于朝廷也又問回鶻人可用否對曰漢人

中有君子小人回鶻人亦有君子小人但其貪財嗜利廉謹者少在國家擇而用之耳又問天下當何如而治對曰夫治天下欲難則難于登天欲易則易于反掌蓋有法度則治按名責實則治進君子退小人則治如是而治天下豈不易于反掌乎無法度則亂有名無實則亂進小人退君子則亂如是而治天下豈不難于登天乎且為治之道不過立法度正紀綱而已紀綱者上下相維持法度者賞罰示懲勸令則大官小吏下至編民

皆自縱恣以私害公是無法度也有功者未必得賞有罪者未必被罰甚至有功者或反受辱有罪者或反獲寵是無賞罰也法度廢紀綱壞天下不變亂已為幸矣又問昨者地震何如對曰天裂為陽不足地動為陰有餘地道陰也陰太盛則變生矣今之震動或姦邪在側或女謁盛行或讒慝弘多或刑獄失中或征伐驟舉五者必有一于此矣然天之愛君如愛其子故出此以警之苟能辨姦邪去女謁屏讒慝減刑獄止征伐上當天心

下合人意則可變咎厲為休徵王庭問對

先生平生愛山嗜水餘無所好晚家元氏買田封龍山下以供饘粥學者稍稍從之歲久從游者日益多所居不能容鄉人相與言曰封龍山中有李相昉讀書堂故基兵革以來荊棘湮廢不治若芟而葺之令先生時憩杖履而栖生徒豈不為吾鄉之盛事哉以告先生先生欣然從之則相與聚材鳩工日增月積講堂齋舍以次成就舊有大成殿敝漏傾欹又重新之未幾朝廷聞先

生賢安車聘之既至奏對稱旨欲處以清要先生謝曰老病非所堪也懇求還山朝廷知不可留遂其意後四年詔立翰林院於燕京再以學士詔仍勅真定宣慰司驛騎賫遣先生起就職纔期月又以老病尋醫去王文忠公撰書院記

按公與翰院諸公書云諸公以英才駿足絕出之學高揖紫清元化固自有所而某也羸資瑣質誤恩偶及亦復與吹竽之部律以廉恥為何如耶諸公慰我老昏赦不逮肯容我名玉堂之署日夕相與刺經古訂辨文字不即叱出之德寧敢少忘哉但翰林非病叟所處寵祿非虛夫所食官謗可畏幸而得脫跡還山木石與居麋鹿與遊斯亦老朽無用者之所便也

翰林視草惟天子命之史館秉筆以宰相監之特書佐之流有司之事耳非作者所敢自專而非非是是也今者猶以翰林史館為高選是工諛體而善緣飾者為高選也我恐議者羞之敬齋泛說

我聞文章有不當為者五苟作一也徇物二也欺心三也蠱俗四也不可以示子孫五也今之作者異乎我所聞矣不以為所不當者之為患惟無是五者之為患泛說

公著述有文集四十卷壁書叢削十二卷泛說四十卷古今黈四十卷測圓海鏡十二卷益古衍段三十卷其他雜書又十餘卷

或問學李子曰學有三積之之多不若取之之精取之之精不若得之之深　泛說

李子年二十以來知作為文章之可樂以為外是無樂五十矣覆取二十以前所讀論孟六經等書讀之乃知曩諸所樂曾夏蟲之不若焉尚未卜自今以往又有樂於此也與否　泛說

初聶侯珪以土豪歸國帥平定者最久雅親文儒聞敬齋李公之名而説之延至郡舍會遺山元公還太原過

之為數日留因追憶閑閑文獻二老作詩云百年喬木
蔚蒼蒼耆舊風流趙與楊為向榆關使君道郡中合有
二賢堂聶侯起謝曰此珪志也方經始而聶侯卒至元
二年到侯天禄繼守是州為屋數楹置趙楊元李四公
像其中以事之惟閑閑文獻以道德文章為一代宗師
者在禮部翰林對持文柄時號楊趙遺山敬齋皆二公
門下自南都時才已相埒北渡以後往來西川寫志于
文字間賡唱迭和世亦謂之元李海内之人識與不識

往往詠其詩讀其書敬仰其人盖所謂聞而不得見見而不得親者獨是一郡閑閑之桐鄉文獻之梓里也人歌清静之政家服孝友之化而又接見遺山敬齋凡長吏士庶每語及中州耆儒必以四賢為稱首堂而祠之宜矣

太史楊文康公

公名恭懿字元甫奉先人隱居不仕至元十三年召至京師未幾辭歸十六年以脩歷召歷成授集賢學

士兼太史院事十八年辭歸二十年以太子賔客召
二十二年以昭文館學士領太史院事二十九年
以議中書省事名皆辭疾不行三十一年卒年七十
公以正大辛酉生童而讀書記識強敏日數千言時艱
從中大夫逃亂而東不恒其居于汴于歸德于天平雖
間關險阻未嘗怠弛其業年十七侍中大夫西歸無田
于郊假室以居鄉鄰或繼其匱皆謝不取惟服勞以為
養暇則力學綜博于書無不經目而究心者摳衣之徒

戶外滿履橫經入問為析疑義源源其辭若引江河而下之名聲日延海內縉紳友大中者馳書交譽知之膚者求觀其文侈其世者以為鱣堂之席有繼與其極者直期以宗盟斯道為開來繼往時已通易禮春秋思有纂述恥為章句儒而止忘于用世反覆史學以監觀廢興存亡理亂得失于千數百年之中輔治之具禮樂兵刑禮樂非王者果為不可與行于天下兵恃以輯暴亂而安元元刑取其弼教循本以求皆仁義之資也不講

之有素或一旦帥三軍爲士師貿貿焉不知其方反受成教武人俗吏乎年二十四始得朱子集註章句四經太極圖小學近思録諸書誦其言而惟其意嘆曰人倫日用之常天道性命之妙皆萃此書令入德有其門矣進道有其塗矣吾何獨不可及前修踵武哉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動静云爲一于持敬行之以剛健居之以悠久日就月將俟其成功於潜齋之下自任益重前習盡變不事浮末矣牧庵姚公撰神道碑

歲甲寅司徒許文正公奉潛藩教來秦公往見之際其道德之光聞其仁義之言於傾蓋頃歸心服曰世烏有斯人之倫敬事猶師而司徒友之亦至分庭而行抗席而坐一遇講貫動窮日夕而所造益深平居詡于為言喪中大夫絶口水漿五日喪葬用牲盡袪桑門惑世之法為具不足稱貸益之棺槨皆黄腸衣衾必縟疏衰餐粥悲憂為疾杖始能起司徒會葬歸語學者曰小子志之曠時隆典夫夫特立而獨能行之冢居六年司徒東

歸喪妣夫人猶中大夫其疾益阽三輔士夫知由禮制自致其親者皆本之公神道碑

先是宣撫司行省欲以掌書記共議事祿之皆不能屈至元七年詔司徒由國子祭酒拜中書左丞始與右丞相安圖共政日謇公賢丞相以聞十年遣使來詔疾不能行十一年儲皇下教中書汝如漢惠聘四皓者具聘以來故丞相遣郎中張元智書致是命其冬下車京師上遣國王和通勞其遠來他日入見上問何鄉先德為

誰從何師學子今有幾無不周悉明年月正元日之翼日等共議權以新儀木表與舊儀所測相較得今歲冬至晷景及日躔所在與列舍分度之差大都北極之高下晝夜刻長短叅以古制創立新法推筭成辛巳歷雖或未精然比之前改歷者附會歷元更立日法全踵故習顧亦無愧然必每歲測驗修改積二三十年庶盡其法可使如三代日官世守其職測驗恒久無改歲之事矣又合朔歷曰日行歷四時一周謂之一歲月踰一周天

復與日合謂之一月言一月之始日月相合故謂合朔自秦廢歷紀漢太初止用平朔法大小相間或有二大者故日食多在晦日或二日測驗時刻亦鮮中宋何承天測驗四十餘年進元嘉歷始以月行遲速定小餘以正朔望使食必在朔名定朔法三大二小時以異舊罷之梁虞劆造大同歷隋劉孝孫造皇極歷皆用定朔為時所阻唐傅仁均造戊寅歷定朔始得行貞觀十九年四月頻大人皆異之竟改從平朔李淳風造麟德歷雖

用平朔遇四大則避人言以平朔問之又希合當世為

進朔法使無元日之食至一行造大衍歷謂天事誠密

四大二小何傷誠為確論然亦循常不改臣等更造新

歷一依前賢定論推筭皆改從實今十九年歷自八月

後四月併大實日月合朔之朔也是日方列跪未讀奏

上御香殿以大師南伐使久不至方念之深欲筮之時

以日者待詔公車百十為輩獨以命公蓋以其道德素

著可交神明者其言頗秘神道碑

侍讀徒單公履請設士之科詔先少師文獻公司徒實文正公與公雜議公上奏曰三代以德行六藝賓興賢能漢舉孝廉兼策經術魏晉尚文辭而經術猶未之遺隋煬始專賦詩唐因之使自投牒貢舉之法遂廢雖有明經止于記誦宋神宗始試經義亦令典夫哲宗復賦詩遼金循習將救斯弊惟知明詔嘗曰士不治經學孔孟之道日為賦詩空文斯言足立萬世治安之本今欲取士宜敕有司舉有行檢通經史之士使無投牒自賤

試以五經四書大小義史論時務策夫既從事實學則士風淳朴民俗趍厚國家得致治之才矣奏入上善之

丞相每咨世務倚以自毗會其北征公遂請畢男婚而歸神道碑

十六年詔安西王相敦遣赴都九月入見詔于太史院改歷十七年十二月副樞領太史易數太史衡及公等上改歷奏曰臣等徧考自漢以來歷書四十餘家精思推算晝夜測驗舊儀難用而新者未備故日行盈縮月

行遲疾五行周天其詳皆未精察四方亦未測驗參考詔賜魯齋及公坐諭曰卿二老毋自勞謹教示諸人耳四月授集賢學士兼太史院事墓誌

徵士蕭𣂏誌其墓曰朱文公集周程夫子之大成其學盛于江左北方之士聞而知者固有其人求能究聖賢精微之藴篤志于學真知實踐主乎敬義表裏一致以躬行心得之餘私淑諸人繼前修而開後覺粹然一出乎正者惟司徒暨公嗚呼誠知德不易之言哉神道碑

元名臣事畧卷十三

元名臣事畧卷十四

元　蘇天爵　撰

左丞董忠獻公

公名文炳字彦明真定稾城人少為稾城令入事潛邸中統元年宣慰燕南諸道二年授山東東路宣撫使未幾名為侍御親軍都指揮使三年授山東經畧使至元三年授鄧州光州行軍萬户河南統軍副使七

年改山東統軍副使九年遷樞密院判官行院淮西十一年拜參知政事遂與丞相巴延合行取宋宋亡拜中書左丞十四年還朝拜僉書樞密院事是歲甍年六十二

龍虎公甍時公年始十六率諸稚弟事母李夫人李夫人有賢行治家嚴篤于教子公學侍其先生謦敏善記誦自幼儼如成人清河元公撰家傳又李野齋撰墓誌云云公岐嶷舉動如成人嘗率羣兒嬉戲部分左右習為行陣之事指揮號令無敢違者歲乙未以父任為槀城令同

列皆父時人少公吏亦不之憚居半歲明于聽斷以恩濟威同列束手下之吏抱案求署不敢仰看里人亦化服縣貧重以旱蝗洊饑而府徴日暴民殆不能生公以穀數千石子縣縣得以少寛前令乏軍興貸于人而貸家息入歲倍率取償民之蠶麥公曰民困矣頭會箕斂不足已責我爲令義不忍我代償乃以田廬若干畒所計直予貸家遂業貧民縣之閒田教之敏藝而豪强不敢奪流離漸還數年間民食以饒初科民敢隱實者

誅籍其家公務衆其力而寡其居衆危不可公曰為民獲罪亦所甘心由是豪民富完至今外縣民或銜負不直其縣而投牒求直于公嘗上計府外縣人衆觀之曰吾亟聞董令董令顧亦人耳何明能若神也有索無厭公抑不予或譏之府府欲中公公曰吾終不能剜民規利即棄官去家傳

世祖在藩邸癸丑秋奉憲宗命南征詔公率義士四十六人騎從世祖南征後世祖軍人馬道死亡北至吐蕃

止西人能從西人翼公徒行頓頷蹢躅取死馬肉續食日不能三二十里期必達會東使過公至軍言狀世祖亟命公弟文忠觧尚廐五馬載糗糧來遷既至世祖壯其忠閔其勞勞賜優渥用輙稱旨由是日親貴用事家傳

已未我師伐宋上駐蹕淮西之仙居山旁有臺山砦宋人行光山縣事于其上公受命往取之親抵砦下再四開諭守者不應公免冑示之曰以吾之兵威視舉一砦如拉朽耳所以不急取者正欲活汝等故也守者感悟

遂降墓誌

秋九月師次羊羅洑羊羅洑宋之要害也築堡于岸陣船江中軍容甚盛公請于世祖曰長江天險宋所恃以為固勢必死守不奪之氣不可臣請嘗之與敢死士數十百人當其前軍弟文用文忠載艨衝鼓櫂疾趨士叫呼畢奮鋒交公麾衆走岸搏戰宋師大敗文用颿船報捷世祖大喜戟手上指曰天也明日渡諸軍圍鄂州會上崩閏十一月班師家傳

世祖即皇帝位于上都是爲中統元年上命公宣慰燕南諸道還奏曰人久弛縱一旦遽束以法危疑者尚多與之更始宜赦天下制曰可反側者遂安家傳

三年山東守將李璮反據濟南璮劇賊善用兵會諸軍圍之璮不得遁久之賊勢日蹙公曰窮寇可以計擒乃抵城下呼璮將田都帥者曰反者璮耳餘來即吾人毋昧取誅死也田縋城降田璮愛將既降衆亂遂擒璮璮勝兵有浙漣兩軍可二萬餘人勇而善戰主帥怒其與

賊配諸軍陰殺之公當殺二千許人公言主帥曰賊由瓚脅從者何罪殺之徒膏蔓土耳良乖陛下仁聖陛下往伐南詔或妄殺人雖大吏亦罪之是宜勿殺帥從之大悔已殺者而殺之者亦自恨失計家傳

瓚伏誅山東賊未靖山東搖以公為山東東路經畧使率親軍以行出金銀牌五十有功者聽予閏九月公次益都留兵于外從數騎衣裳而入至府不設警衛召瓚故將吏立之庭曰瓚狂賊詿誤若曹瓚誅死若曹為吾

民陛下至仁聖遣經畧使撫汝相安毋恐經畧使不敢
格上命不予有功所部大悅山東安家傳
至元三年上懲李璮潛弭方鎮之橫以公代史氏兩萬
戶為鄧州光州行軍萬戶河南等路統軍副使造戰艦
數百艘肄水戰預講取宋方畧凡阨塞要害盡諸禦備列
柵築堡深為吾利上召公密謀欲大發河北民丁公
曰河南密邇宋境久藉江淮地利河北耕以供需河南
戰以啟土宋平則河北長隸兵籍河南削籍為民便又

將校素無俸稍連年用兵至有身為大校出無馬乘者臣即所部千戶私役兵士四人百戶二人聽其傭役稍食其力上皆從之始頒將校俸錢以秩為差家傳

七年改山東路統軍副使治沂州沂與宋人接壤鎮兵仰給內郡饟餽有詔和糴本部公亟命收州縣所移文衆皆爭以違詔公曰第止之乃遣使入奏畧曰敵人接壤知吾虛實一不可邊民供頓甚勞重若此役二不可困吾民以懼來者三不可上大悟仍舊和糴內郡家傳

九年遷樞密院判官行院事淮西築正陽兩城兩城夾淮相望以緩襄陽以擣宋腹 家傳

十年拜參知政事夏霖雨水漲宋淮西置使夏貴帥舟師十萬環攻我急矢石雨下公禦之城上夜貴去復來俄飛矢貫公左臂著脇公援矢授左右發四十矢許房矢絕索矢左右又十餘發矢不繼而不能張滿遂悶絕幾殆明日水浸淫入壘麾士卻避貴乘之壓吾軍而陣公病劇子士選請代戰壯而遣之公飲痛束創手紉督

戰士選與貴將搏斬貴將以戈貴將仆不死獲之以獻貴去不敢復來家傳

王師大舉入宋丞相禎行中書省自襄陽東下及宋人戰于羊邏洑公以九月發正陽十一年正月會丞相于安慶安慶守將范文虎以城降公請于丞相曰行省兵既勞于羊邏洑行院兵當前行均勞宋都督賈似道禦師陣于蕪湖似道棄師走次當塗公言丞相曰采石當江之南和州對峙不取慮有後顧請先取和州許之遂

降知州事王喜家傳

三月有詔時向暑師宜持重行中書省駐劄建康行樞密院駐劄鎮江時真州揚州堅守不下常州蘇州既降復叛久之張世傑孫虎臣晉真揚兵先期敗不敢出世傑等陣大艦萬艘徙之焦山下江中勁卒前左公身犯前左戰士選别船而弟子士表請從公顧曰吾弟僅汝一息脱吾與士選不返士元士秀猶足殺敵吾不汝忍也士表固請乃許公乘輪船建大將旗鼓翼二子船大

呼突陣諸將從之飛矢蔽日戰酣短兵相接宋人亦殊死戰聲動天地橫尸委伏江水為之不流自寅至午宋之師大敗世傑走公追及夾淮世傑收潰卒復戰又破之世傑走海公船小不可海夜乃還俘萬餘人悉縱不殺獲戰艦七百艘宋力自此窮矣家傳　又王文忠公撰墓碑云淮東之役士元陳兵揚子自出擣營士元身受十七戳而卒右右秘而不聞訣　文直許至乘其衰發之問其疾甚之故公一慟而止曰真吾子也

冬十月王師分三道而左公由江並海趨臨安先是江

陰軍僉判李世修乞降奪于勢不能來城復為宋公與之檄世修以城來令權本軍安撫使所過民不知兵凡所獲生口悉縱遣之無敢匿者以故威信前布望旗自靡張瑄者有衆數千自宋時負海陸梁公命招討使王世維及士選往降瑄士選單舸至瑄所諭以威德瑄降得海船五百瑄後至大官家傳

十三年春正月次鹽官鹽官臨安劇縣俟収不下招之一再及將佐請屠縣公曰縣去臨安不百里遠聲勢相

及臨安降有成約吾殺一人將誤大計況屠縣乎于是遣人入城諭意縣降家傳

公會丞相于臨安北兆張世傑欲以其主逃之海上繞出臨安城南戍浙江亭世傑計右行竊家主弟吉王昰廣王昺南走而宋王㬎出降丞相命公入城罷宋官府散其諸軍封庫藏收禮樂器及諸圖籍取皇帝諸璽符上之丞相以宋主㬎還有詔留事一委公禁戢豪猾撫慰士女宋人不知易主也時翰林直學士李槃奉

詔招致宋主至臨安公謂之曰國可滅史不可滅宋十餘主有天下三百餘年其太史所記悉在史館宜悉收入以備典禮乃得宋史諸注記凡五千餘冊歸之于國史院典籍氏家傳

宋宗室福王與芮赴京師徧以重寶致諸貴人公峻却不取及官録與芮家貲籍所致貴人重寶獨無公名丞相朝奏曰臣等奉天威平宋宋既以平懷徠安集之功臣董文炳實最諸將留事謹奉詔矣上曰文炳吾舊臣

忠勤朕所素知 家傳

拜中書左丞時張世傑奉主弟吉王昰據台州閩中尚為宋守敕公進兵所過禁士馬無敢履踐田麥曰在庚者吾既食之在野者汝又蹂之新命何以續命是以南人不忍以兵鄉公次台世傑遁諸將先俘州民公下令曰台人首效順我不暇有而世傑據之民何罪敢有不縱所俘者以軍法論得免者口數萬薄溫州溫州未下令曰毋取子女毋掠民財皆曰諾守將火城中逃公亟

令撲滅火追擒守將數其殘民之罪斬以徇逾嶺閩人扶老攜迎漳泉建寧邵武諸郡皆遞欵來凡得州若干縣若干户口若干閩人感公德最深至今廟而祀之水旱疾病禱焉家傳

十四年北圍有警上將北狩正月亟召公四月公至自臨安比至上日問來期及至即召入公拜稽首曰今南方已平臣無所效請北圍上曰所亟召卿意不在此豎子盜兵朕自撫定山以南國之根本也盡以託卿卒

有不虞便宜處置以聞中書省樞密院事無大小咨御而行已敕主者御其勉之公蹴踖避謝不許因奏曰臣在臨安時阿里布奉詔檢括宋諸藏貨寶追索藏匿甚細人實苦之宋人未洽吾德遽苦之以財恐非安懷之道即詔罷之又曰臣有專擅之罪初泉州蒲壽庚以城降壽庚素主市舶謂宜重其事權俾為我招海寇誘諸蠻臣解所佩金虎符佩壽庚矣惟陛下鑒裁上大嘉之更賜金虎符勞畢即聽陛辭家傳

公凡在上都三日至大都更日至中書樞密不署中書案平章阿哈瑪特怙寵用事生殺任情惟嚴憚公奸狀為之少斂執筆起請曰相公官為左丞當署省案請至再四不肯署後或私問其故公曰主上所付託者在根本之重非文移之細且吾少徇則濟奸不徇則致讒讒行則身危而深失付託本意吾是以預其大政而畧其細務也家傳

十五年夏公有疾奏令解機務詔曰大都暑熾非病者

宜卿可此來固當愈公至上都奏曰臣病不足領機務西北高寒筋骸暢逸當復自愈請畢力北役上曰卿固忠孝是不足行樞密事重以卿僉書樞密院事中書左丞如故公辭不許遂拜家傳

八月上生日禮成賜宴掌禮者奏公坐坐公上坐每尚食上食輟賜公是夜疾復作敕諸御醫日診視九月十二日夜疾革洗浴而坐召文用等曰吾以先人死事恨不爲國死邊今至此命也顧董氏世有男能騎馬者勉

報國吾死瞑目言畢就枕薨上聞哀悼之良久家傳

公忠實似其父人主益信之嘗曰朕心文炳所知文炳心朕所知故讒間不行而功立在軍或與長官爭事長官國人持已見不公是公曰第上兩奏得可事乃行長官輒不敢上卒公是蓋上嘗誡長官者曰董文炳老成練事汝父行也事事聽之文炳不我負也家傳

公平居不妄笑語有毅然不可犯之色立朝諤諤有古大臣風故上每論漢人功臣謂可任大事者必首公而

追惜其壽止于六十二也家傳

公孝友天生居母喪哀毀骨立奉祀事一遵其父而有嚴教諸弟如嚴師諸弟事之如嚴君雖貴顯如文用文忠歸休沐不敢先私室侍立終日夜不敢坐不問不敢對裘馬金帛公未嘗先御有即盡賜諸弟閨門之間肅然而諸或以過被笞皆服欵受之以改及喪公皆毀瘠踰禮而思其諸弟深賴賢兄以成之也世之言家法者比為萬石君奮家云

公好讀書延禮儒士士雖賤必接以禮若金翰林學士滹南王若虚先生真定提學侍其先生軸存則師尊之沒則恤其孤而侍其提學家子孫與之婚姻至今雖在兵馬間教諸子不覺廢公退日一再至塾程其學與儒者講明聖人之道評品史事夜分乃休居官清慎家無餘財其子孫化之亦能清慎世其家家傳

公薨後十餘年姦臣僧格事敗有詔董文炳子名士選者速召入上曰汝知汝父事朕否士選拜謝曰臣愚不

足以知上曰若父忠勤不欺能成吾大事汝士選不必遠學學爾父足矣又嘗問士選曰汝知曹彬如何士選謹對曰曹彬云云上曰曹彬不殺降一事較之而父未足為多必欲盡書而父竹帛有幾也家傳

內翰董忠穆公

公名文用字彦林忠獻公之弟也初事潛邸中統初大名宣撫司奏為左右司郎中歷兵部及西夏行省郎中至元七年除山東道勸農使改工部侍郎出為衛

輝路總管十九年召爲兵部尚書明年除禮部尚書
遷翰林集賢學士知秘書監二十三年拜江淮行省
參知政事二十五年拜御史中丞明年除大司農又
明年除翰林學士承旨大德元年歸老于家薨年

七十四

公生十年元帥公死王事于歸德母李夫人治家嚴兄
忠獻公文炳教諸弟有法公内承家訓而外受學侍其
先生軸故學問早成弱冠以詞賦試中真定時豪城

奉莊聖太后湯沐庚戌太后使擇邑中子弟來公始
從忠獻公謁太后和林城世祖在潛藩命公主文書
講說帳中常見許重癸丑世祖以憲宗命自河南征雲南
大理忠獻公在行公與弟正獻公文忠先在軍中督粮
且贊軍務丁巳世祖令授皇子經是為北平王雲南王
也又使為使名遺老于四方而内翰竇公默左丞姚公
樞鶴鳴李公俊民敬齋李公治玉峰魏公璠偕至于是
王府得人為盛己未世祖以憲宗命取宋公發沿邊蒙

古漢人理軍需將攻鄂州宋以賈似道吕文徳將兵抗我水陸軍容甚備九月世祖臨江閲戰忠獻公請曰宋恃江為險兵力厚法當先之奪其氣臣請先公與正獻公因請偕行世祖親料甲冑擇大艦授之乃率敢死士數十百人鼓棹疾呼奮進直薄南岸諸軍亦爭進宋軍來赴戰三合三敗之公乗小舟歸報世祖世祖方駐香爐峯因策馬下山問戰勝狀則扶鞍起立竪鞭仰指曰天也且命傳令它師曰今各毋解甲明日將圍城既渡

江會憲宗崩閏十一月師還蜀郡虞公撰行狀又遺事云公從于世祖圍鄂聞憲宗登遐猶欲待城破公一日三諫以神器不可久曠宜俟登位後以一偏師來即了江南事遂班師世祖即位建元中統公持詔宣諭邊郡且擇諸軍充衛侍七月還朝中書左丞張文謙宣撫大名等路奏為左右司郎中二年八月以兵部郎中參議都元帥府事三年山東守臣李璮叛據濟南從元帥庫庫岱統兵伐之五月而克其城璮既誅山東平元帥公率還都元帥阿珠奉詔取宋召公為屬吏辭曰新制諸侯總兵者其子弟勿

復任兵事令伯兄以經略使總重兵鎮山東我不當行
帥曰潛邸舊臣不得引此為說公病不行行狀
至元改元召為西夏中興等路行省郎中中興百渾都
海之亂甫定民間相恐動逃匿山谷而省臣方入奏同
僚不知所為公曰宜鎮以靜乃為書置道諭之然後粗
安始開唐來漢延秦家等渠墾中興西涼甘州瓜沙等
州之土為水田若干于是民之歸者户四五萬悉授田
種頒農具更造舟置黄河中受諸部落及潰叛之來降

者時近屬貴人曰掐伯特穆爾者鎮西方其下縱橫需索旁午不可會計省臣不能支公坐幕府輙面折以國法其徒積忿譖公貴人怒名使左右雜訊之意叵測公曰我天子命吏請得與天子所遣傳貴人者辯天子所遣傳貴人者中朝舊臣嘗事莊聖太后來詰問公不承貴人旨意狀公曰我漢人生死不足計我所恨者仁慈寛裕如貴人以重威鎮遠方而其下毒虐百姓凌暴官府傷貴人威名於事體不便因縷指其不法者數十事

詰問者驚起白貴人即召公謝之曰非若郎中我殆不知郎中持此心事朝廷宜勿怠自是諳不行而省府事粗立二年入奏經略事宜還以上旨行之中興遂定行狀

八年立司農司授公山東東西道巡行勸農使山東民吏叛亂多曠土公巡行勸勵無間幽僻入登州境見其墾闢有方公為詩表異其守移剌某於是列郡咸勸地利畢興五年之間政績為天下勸農使之最行狀

十二年丞相安圖公奏公為工部侍郎代赫舍哩赫舍

哩阿哈瑪特私人也其徒間安圖公罷政即使鷹監奏曰自赫舍哩去工部侍郎不給鷹食鷹且瘦死矣上怒趣召治之因急逮公入見上望見曰董某顧爲爾治鷹食者耶置不問財令取給有司行狀

十三年出公爲衛輝路總管佩金虎符郡當要衝民爲兵者十九餘皆單弱疲病不任力役會初得江南圖籍金玉財帛之運日夜不絶于道警衛絡繹日役數千夫公奭然憂之曰吾民弊矣而又重妨穡事殆不可乃從

轉運主者言郡邑胥校足備用不必重煩吾民也主者曰公言誠然即行公言事萬一有不虞罪將誰歸公即為手書具官職姓名保任之民得以時耕而運事亦稍有具者諸郡運江淮粟于京師衛當運十五萬公曰民籍可役者無幾且江淮舟行風水不時至而先疲吾民以期會是未運而民已憊矣乃為集旁郡通議立法驛置民力以紓十四年以職事詣汴河司方議通沁水北東合流御河以便漕者公曰衛為郡地最下大雨時行

沁輙溢出百十里開而更甚水不得達于河即浸滛及衛令又道之使來豈惟無衛將無大名長蘆矣會朝廷遣使相地形上言衛州城中浮屠最高者才與沁水平勢不可開也事得寢不行為郡多善政民有去思碑行狀十六年受代歸田里茅茨數椽僅避風日讀書賦詩怡然燕居裕宗在東宮數為臺臣言董某勲舊忠良何以不見用也十八年臺臣奏起公為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使不赴行狀

十九年朝廷選用舊臣召公為兵部尚書自是朝廷有大議未嘗不與聞二十年江淮省臣有欲專擅而忌廉察官者建議行臺隷行省狀上集議公議曰不可御史臺譬之卧虎雖未噬人人猶畏其為虎也令司憲僅在紀綱猶不振一旦摧折之則風采闇然無可復望者矣又曰前阿哈瑪特用事時商賈賤役皆行賄入官及事敗欲盡去其人廷議以為不可使阿哈瑪特售私恩而朝廷聚斂怨也乃使按察司劾去其不可者然後吏有所憚

民有所赴愬則是按察司者當飭勵之不可摧抑也乃悉從公議行狀

轉禮部尚書遷翰林集賢學士知秘書監時中書右丞盧世榮本以貨利得幸權要為貴官陰結貪刻之黨將錙銖掊斂為公乃建議曰我立法治財視常歲當倍增而民不擾也詔下會議人無敢言者公陽問曰此錢取諸右丞家耶將取之民取諸右丞家則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嘗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其毛

而獻之則主者固恱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羊無以避熱即死且盡毛又可得哉民財亦有限取之以時猶懼其傷殘也今又刻剝無遺髡猶有百姓乎世榮不能對丞相安圖公從坐中謂君曰董尚書真不虛食俸禄者議者出皆謝公曰公以一言折聚斂之臣而厚邦本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豈不信然世榮竟以是得罪行狀

二十二年拜江淮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公力辭上曰卿家世非它人比朕所以任卿者不在錢穀細務也卿當

察其大者事有不便第言之公遂行行省長官者素貴倨多傲同列莫敢仰視跪起稟白如小吏事上官公則坐堂上侃侃語論是非可否無所遷就雖數忤之不顧也有以上命建浮屠于亡宋故宮者有司奉行迫急天大雨雪入山伐木死者數百人而猶日督迫不休公坐中謂其人曰非時役民民不堪矣少徐之如何長官曰參政奈何格上命公曰非格上命也今日重困民力矣民心豈上意耶然竟得少紓其程二十三年將用兵海東

徵斂益急有司爲姦日益甚公曰吾力不足以口語勝矣乃請入奏事大畧言疲國家可寶之民力取僻陋無用之小邦其條目甚悉言上事亦罷行狀

二十五年拜御史中丞公曰中丞不當理細務吾當先舉按察使乃舉胡公祗遹王公惲雷公膺荆幼紀許楫孔從道十餘人爲按察使又舉徐公琰魏公初爲行臺中丞當時以爲極選方是時僧格當國用事寵舉方織自近戚貴臣見僧格皆屏息遜避無可誰何公以舊臣

任御史號不易為僧格令人風公賛已功于上前公不荅又自謂公曰百司皆具食丞相府獨御史臺未具食丞相府公又不荅屬朔方軍興粮糗粗備而誅責愈急公謂之曰民急矣外難未解而内戕其根本丞相宜思之于是遠近盜賊蜂起公持外郡所上盜賊之目謂之曰百姓豈不欲生養安樂哉急法苛斂使至此耳又謂之曰御史臺所以救政事之不及丞相當助之不當抑之也御史臺不得行則民無所赴愬而政日亂將不止

臺事不行也浸忤其意益深乃摭拾臺事百端公日與辨論不爲屈於是具奏僧格奸狀詔報公語密外人不知也僧格日譖于上曰在朝惟董中丞戇傲不聽令沮撓尚書省請痛治其罪上曰彼御史職也何罪且董某端謹朕所素知汝善視之行狀

遷大司農時欲奪民田爲公田公固執不可則又遷公爲翰林學士承旨二十七年隆福太后在東宮以公耆舊欲使公授皇孫經具奏上以上命命之每講説經旨

必傳以國朝故實叮寧譬喻反覆開悟故皇孫亦特加崇禮焉行狀

三十一年上命公以其諸子入見公曰臣蒙國厚恩死無以報臣之子何能為命至再三終不以見是歲世祖升遐成宗將即位于上都太后命公從行既即位巡狩賽音布拉克奏曰先帝新棄天下陛下遠狩不以時還無以慰安元元宜趣還京師且臣聞人君猶北辰然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不在勤遠畧也上悟即日可其奏是行

也上每召入帳中問先朝故事公亦盛言先帝虛心納賢開國經世之務談說至夜半公自先帝時每侍燕與蒙古大臣間列裕宗嘗就榻上賜酒使毋下拜跪飲皆異數也上在東宮時正旦受賀于衆中見公台使前曰吾鄉見至尊其憐汝輙親取酒飲之至是眷賚至渥賜鈔三百錠行狀

是年詔修世祖實録公於祖宗世系功德戚近將相家世勲績皆記憶貫穿史館有所考証質問公應之無所遺失行狀

公性孝友四時祭祖禰輙思慕感愴如將見之事伋如事父教子弟嚴而有禮為學以誠實為主本故其文章議論皆質直忠厚不為華靡其從政寛裕慈愛簡于細務至于謀大事決大議則剛毅正直磊落可觀歷事三朝每以忠言正論為已任故言事上前必引古證今從容盡達其緼而後已平居聞朝政有一未善輙終夜不寐倚壁歎恨不置曰祖宗艱難成立之天下豈可使賊臣壊之故每與朝議即奮言不顧危禍以片言

折權奸定國是者不可勝紀朝廷賴之在御史臺行中書省時所遭皆大奸劇惡每恨公不順己計萬方欲殺之公一不以為意曰人臣在位豈愛身苟容而上負國家下負生民乎公仕宦三十餘年凡一拜命祿俸之餘盡以買書而家無饘粥之資卒賣其京城之宅以償債貸逮亹之日惟有祭器書冊而已其好賢樂善尤出天性雖待下士必盡禮至老且貴終不倦人有善必舉之而名公大人聞公所薦亦必曰出董公門佳士也故天下之士

爭歸之與人謀主忠欵故國人有為使遠方若出而領兵治民者必來受教而後行公為開導訓誨足以歆動其意故有欣然聽之終日而忘去者蒙古大臣見之必曰此故老也皆改容待之嗚呼可謂忠厚誠實君子者矣行狀

樞密董正獻公

公名文忠字彦誠忠穆公之弟也初事潛邸中統元年置符寶局除符寶郎至元十八年陞局為典瑞監

遂除典瑞監卿未幾拜僉書樞密院是歲甍年五十二

憲宗即位明年壬子公年二十有二始入侍世祖潛藩承旨王文康公鶚言詩教問公能乎對曰臣少讀書唯知入則竭力以事父母出則致身事君而已詩非所學姚公牧庵撰墓碑

癸丑從征南詔已未伐宋王師臨江與兄忠獻公文炳故翰林承旨文用率勇士乘小舟求先濟敎

遣他將舟師繼之與戰三捉得駁艨艟百艘遂進圍鄂墓碑

上正宸位置符寶局以公為郎居益近密上嘗不名唯第呼董八亦異數也而不為容悦隨事獻納墓碑

至元二年安圖以右丞相入領中書建陳十事言忤天聽公曰丞相由勲閥王孫夙以賢聞令其始政人方延佇傾耳而所請若是後何以法乃為從旁代對懇悃委曲如自係疏者始得聞可墓碑

八年侍講徒單公履欲行貢舉知上于釋崇教抑禪乘
是隙言儒亦有是科書生類教道學類禪上怒已詔先
少師文憲公司徒許文正公與左右相廷辯公自外入
上曰汝昔誦四書亦道學者公曰陛下每言士不治經
究心孔孟之道而為賦詩何關修身何益治國由是海
內之士稍知從事實學臣今所誦皆孔孟言焉知所謂
道學哉而俗儒守亡國餘習求售已能欲錮其說
恐非陛下上建皇極下修人紀之賴也事為之止君

子以為善于羽翼斯文墓碑

十一年以太師南伐民困供億奏蠲常歲他名之征後燕見降將明宋所由以亡皆因賈似道當國薄武人而唯文儒之崇武人怨之後太師至外而疆埸内而京師莫有闘志釋甲投戈歸命恐後王問公此言何如公曰似道薄汝而君上則爵以貴汝禄以富汝未嘗汝薄也而以有憾而相移怨而君不戰而坐視亡國如臣節何似道薄汝豈亦逆知汝曹不足恃為一旦用乎上深善

之墓碑

公嘗進言以崇本抑末所以勸農今治官四列以求贏利至鋤鎛之屬亦皆市鬻于耕者非便詔遂罷之又言職廩者將盡徙獵戶無慮數千戍郢中往往質妻賣子哭聲震路或自經死實單弱不中徙徒紛擾無益詔止之涿郡盧公撰墓誌

時患多盜勑苟犯皆殺無赦在在繫纍充行獄公乃言今殺人于貨與竊取一錢以上鈞死一斷不屬惜黙其

甚恐干陛下致祥之氣好生之德多所干傷勅革之墓碑
或告漢人毆國人傷或告太府監屬盧摯盜斷監布上命
殺以懲衆公言今刑曹于囚罪入死者已有服辭猶必
詳讞是事未可因人一言遽寘重刑宜付有司簿責閱
實以俟後命乃遣近臣秉公覈毆傷公覈監布告毆
得誣杖遣之監布葢太府始受端外皆有羨尺適尚方
上官有需其入潛毀成端斷羨以給非身利而為也降
旨原之責侍臣曰方朕怒際卿曹皆結喙非董八啟沃

朕心則殺是非辜必竊取議中外矣賜金尊曰用旌卿直儲皇亦曉宮臣曰方壓以雷霆而容止話言暇不失次卒矯以正真人所難能者太府屬摯而謝曰鄙人腰領賴公以全公曰吾雅非知子其必拯諸阽危者葢為國平刑實非期子見德也其迓而摯墓碑

自安圖北伐阿哈瑪特獨相盜弄威福衆立親黨懼平章廉希憲復相必妨其私表以右丞行省江陵者踰年公奏希憲昭代名臣今端揆虛席不可久使居外以孤人

望宜早賜環從之墓誌

十六年十月還自萬壽宮祝釐所奏曰陛下始以燕王為中書令樞密使總一至中書復冊儲皇累使明習軍國事者十有餘年終守謙抑非不奉明詔也亦朝廷處之未極其道夫事已奏裁而始啟白為人臣子惟有唯默避任不敢以令可否制勑而已以臣所知曷令有司啟而後聞其有未安斷以制勑則理順而分不踰必不敢辭責元良矣其日盡前省院臺臣將百人上面諭曰

自今庶務聽皇太子臨決而後入聞墓碑

禮部謝昌元請立門下省封駁制勅以絕中書風曉近

習奏請之源上銳欲行之詔廷臣雜議怒承旨王公磐

曰如是益事汝不入告而使南宮後至之臣言之用學

何為必令日開是省廷臣三日始奏公為侍中兼其屬

多至數十人其臣勿便也入言陛下將別置省斯誠其

時得人則可寬聖心以新民聽今聞盜詐之臣與居其

間言多目公公急辨曰上每稱臣不盜不詐今汝頋臣

而言意實在臣其顯言盜詐何事上出奏者公猶想不止且攻其賊國之姦上曰朕自知之彼不汝言也然終忌公得君清慎無過莫可指以為報者乃以楮鏹萬緡為壽求交歡擯棄不取墓碑

忠獻公卒官中書左丞故太傅巴延公表其可相上使嗣為公曰臣兄有戡定南土之勞位是則可臣給事居中宣何力焉而可嗣為墓碑

十八年陞局為典瑞監郎為卿俄僉書樞密院事卿如

故而不從蹕留居大都凡宮禦城門直舍徼道環衛營屯某兵太府少府軍器尚乘等監皆領馬兵馬舊隷中書併付公將權臣累請奪還中書不報墓碑

冬十月某日鷄鳴將入朝忽頭家庭氣息奄奄上遣中使持藥救之不及遂絶傷悼不已猶覬其息勑勿速斂五日乃匱且知公圖書外無他居積賻錢數千萬歸葬其鄉自始至終實三十年征伐蒐田無地不從凡乘輿衣服鞶帶藥餌小大無慮百數十槖靡不司之中夜有需

不以燭索可立至前風雨寒暑飢渇駿奔心無怠萌口絶勦語屬屬乎惟以執事不恪獲譴為懼故能滋久眷寵彌深為臣則然其在家出門弟弟敦宗賢賢信友淵毅而明炳遜恭而易直倫理之間人文燦然元臣故老奉朝請者上所存問及有欲崇皆由公傳達權臣不敢譏危之及是則皆出涕几筵曰哀哉若人曾未中壽而不淑自兹君側失正人矣一貴戚獨曰天乎世無吾曹一人誠不加少而奪公歸耶即至庸人販夫亦失聲按

業墓碑

公于誅賞大政往往預聞是非予奪毅然不回要歸公論晦顯略詳常簡哀衷其見幾慮遠時然後作使天下被澤無遺衆所未及知而上獨知之者此亦不得而論也故上嘗語皇太子曰竭誠許國能于大事多所建明者惟董文忠為然墓誌

元名臣事畧卷十四

元名臣事畧卷十五

元　蘇天爵　撰

國信使郝文忠公

公名經字伯常澤州陵川人名居潛邸歲己未扈從濟江授江淮宣慰司副使中統元年拜翰林侍讀學士充國信使奉使于宋宋人留于真州凡十六年始得歸卒年五十三

公㓜不好弄沈厚寡言金季亂離父母偕之河南偕衆避兵潛匿窟底兵士偵知燎烟于穴熏死者百餘人母許亦預其禍公甫九歲暗中索得寒遺一瓿按齒飲母良久乃蘇其卓異見於童稚若此高唐嚴公撰墓誌

金亡北渡僑寓保定亂後生理狼狽晨給薪水晝理家務少隙則執書讀之父母欲成其志假館于鐵佛精舍俾專業于學坐達旦者凡五年蔡國張公聞其名延之家塾教諸子蔡國儲書萬卷付公管鑰恣其搜覽公才

識超邁務為有用之學上泝洙泗下迨伊洛諸書經史子集靡不洞究掇其英華發為議論高視前古慨然以羽翼斯文為已任自是聲名籍甚藩帥交辟皆不屑就

墓誌又撰保定荀公誦行狀云公嘗自誦曰下學是學干請非學蓋達必先天下之憂窮必全已之志豈取科第如韋如脂為碌碌之役而已耶故恒以興復斯文治天下為已任讀書則專治六經伊洛之學一以窮理盡性修已治人為本其餘皆視而不屑也世之為詞章學始則羣訕笑終亦拱視而服之矣江淮趙先生曰江左為學讀書如伯常者多然似伯常挺然一氣留天地之間者亦鮮矣

世祖在潛邸羅致異儁挹其風遣使者一再起公既奉

清問上稽唐虞下迨湯武所以仁義天下者緩頰以談槩若所陳也帝喜踰所聞凝聽忘倦且俾書所欲言者條數十餘事皆援据古義剴切時病及踐阼更化用公之言居多

涿郡盧公撰墓碑

歳己未憲宗自將伐宋建益上流世祖總東師跨荆鄂公建議大槩以為彼無釁可乘未見其利唯修德以應天心發政以慰民望簡賢以尊將相惇族以壯基圖撫殊俗制列鎮以防窺竊結盟保境興文治飭武事育英

才恤罷氓以培植元氣藏器于身俟時而動則宋可圖矣帝偉公所論以為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撫副使然勢不中立遂絶江圍鄂守將賈似道馳遽請和屬憲廟升遐王師言還

世祖御極欲柔服宋人以公奉使告登寶位且徵前日請和之議或為公言宋人譎詐罔信盍以疾辭公曰自南北遘難江淮遺黎被俘畧北者死原野兵連禍結斯亦久矣聖上一視同仁務通兩國之好雖似涉險蹈不

測之淵苟能弭兵靖亂活百萬生靈于鋒鏑之下吾學為有用矣乃授翰林侍讀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使墓誌又行狀云陛辭公請與三蒙古人俱偕往詔不許曰只卿等往彼之君臣皆書生也公方踰淮邊將李壇輒潛師侵宋兩淮制置使李庭芝寓書于公譏以款兵館留真州藉為口實公答書弭兵息民通好兩國實出聖衷日諭邊將戢戍守圉以契和議衆所聞知今啟釁自壇一旦律以違詔將無所逃罪此何與使人事也公復上書宋主移文執政論辯古今

南北戰和利害甚悉皆不報顧窮極變詐以撼公之志知其終不可怵于詭數也捷鑰館所塹垣栫棘驛吏訶閽夜士鳴柝防閑挫抑獄犴之嚴不啻如此介佐而下久于囚羈戚嗟尤怨無復生意公語之曰卿顧望不前將命之責一入宋境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守節不屈盡其在我者豈能不忠不義以辱中州士大夫乎但公等不幸須忍死以待揆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衆服其言亦自振勵墓碑　又行狀云公將入宋憂朝廷初治未寧使上封事言所以為國家舉維

修明禮樂不能使如三代當致漢唐不宜苟且用人以襲弊政又極論風俗者天下之命脈方法度未立當速

修理缺

缺

至元十一年丞相巴延奉辭南伐江漢名城望風嚮附

世祖命禮部尚書廉希賢誥宋執行人之故遂以禮歸

公聞嬰疾在途醫問絡繹既至錫宴路朝以張異數隱

其瘁于王事也詔治病于家疾遂殆不起以聞天子悼

焉命其子釆麟起家知林州凡從公使宋者賜爵各有差
墓碑
初公之使宋也内則相王文統忌公重望排置異國陰屬邊將違詔侵宋沮撓使事欲以款兵假手害公外則宋權臣似道竊却敵為功取宰相畏公露其丐盟幸免之跡遂主議羈留舉國皆知其非似道不恤也公拘儀真館十有六年去國未幾而文統伏誅甫歸國宋探誤國之罪似道竄宋隨以滅然則懐姦怙寵傾陷善良雖

暫若得計機發禍敗曾不旋踵抑宋有亡徵公與阨會其患難不渝始終名節窮一時而享百世者初非不幸也墓碑

公幼至孝撫諸弟極厚待宗族䟽近如一篤親樂施德于已者雖細惠必報然執持方嚴風骨峭立衆不可攀薫良猶奸題品無貸惜用世之志適際板蕩致墮竒窮既處幽所日以立言載道為務撰續後漢書紬經濟權還統章武以正壽史之失著春秋外傳易外傳太極演

原古録通鑑書法王衡貞觀刪三子一王雅行人志各數十卷公於辭以理為主雄渾有氣文集若干卷傳於世

基碑　又臨川吳公文集云昔公使宋留江淮閤十有餘年曽遺書宋之君相其言忠厚懇惻内為國計外為宋計其心平恕廣遠真古之仁人君子哉宋之柄臣似道掩遏不使上聞以自速滅亡悲夫公前時從世祖渡江取鄂作望黃鶴樓詞地人處此必躡乘方輿之勞殄垂盡之命一舉而吞噬之也夫何難而公之詞乃曰問南國之士有何長策更休把蒼生誤則其忠厚懇惻之言平恕廣遠之心與從來貽書之意同真古之仁人君子哉

靜修劉先生

先生名因字夢吉雄州容城人隱居不仕至元二十年名爲右贊善大夫未幾辭歸又名爲集賢學士以疾辭三十年卒年四十五延祐中賜謚文靖公

君天資卓軼早歲讀書屬文落筆驚人既又涵浸義理究廣問學故聲名益大以肆裕宗方毓德青宮聞其賢以右贊善大夫名至京師未幾辭以親老歸養居數歲朝廷尊仰德誼拜集賢學士又以疾辭終年遂不起春秋四十有五縉紳惜之 野齋李公撰文集序

先生上宰相書曰因幼讀書接閒大人君子之餘論至如君臣之義自謂見之甚明姑以日月近事言之凡吾人所以得安居而暇食少遂其生聚之樂者君上之賜也是以或給力役或出智能各有以自效焉此理勢之必然亘萬古而不可易者也因生四十三年未嘗效尺寸之功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大德而思命連至尚敢偃蹇不出貪高尚之名以自媚而得罪于聖門中庸之教也哉且因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為崖岸卓絶甚高

難繼之行或者不求其實止于蹤跡近似者觀之是以有高人隱士之目因未嘗以此自居也向者先儲皇以贊善之命來召即與使者俱行再奉旨令教學亦即時應命後以老母中風請還省視不幸彌留竟遭憂制遂不復出初豈有意不仕即令天子一新時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將出矣況因非隱者耶因素有羸疾自去年喪子憂患之餘繼以痁瘧今歲五月瘧疾復作至七月增發舊積腹痛如刺下血不已自念旁無期功之親家

無紀綱之僕恐一旦身先朝露必致累人遂遣人于容城先人墓側脩營一舍儻病勢不退當居處其中以待盡遣人之際未免感傷由是病勢益增飲食極減至八月使者持嚴命至因初聞之惶怖無地又慮若稍涉遲疑則不惟人臣之心有所不安而蹤跡高峻已不近于人情矣是以即日拜受留使者候病勢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今服療百至畧無一效乃請使者先行惟閣下俯加矜憫曲為保全始終成就之靜修文集

嗚呼金源宋𨈆南兩帝並立廢道徳性命之説以辨博長雄爲詞章發揚稱述率皆誕謬叢雜理偏而氣豪南北崇尚幾無所分别當是時伊洛之學傳絶至乾道淳熙士　知道義之説闡明之朱文公統宗據會議論純備正學始崇又未幾僞學造謗咸諱其説以售于時金將亡各流離自保烏睹所謂經説哉有明其説者獨江漢趙氏私相筆録尊聞傳信稍自異流俗皇元平江南其書椆載以來保定劉先生因獨志獨行取文公書會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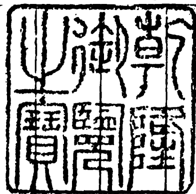
而甄別之其文深而精其識端以正蓋隆平之興使夫道德同而風俗一不在于目接耳受而有嗣也

伏見保定處士劉因隱居教授不求聞達屬裕宗在東宮由布衣起為贊善大夫旋以母老辭去又以集賢學士名而不復起是其志趣高尚有非時輩所敢望或者謂因矜已傲物索隱之流臣謂不然風俗之薄也久矣士之處世不自貴重聞一人之譽一章之薦喜見顔色惟恐或失不復知有廉耻等事何則私欲動于中利禄

奪于外也而斯人也授以三品清要之官辭而不居非操守有素能如是乎當風俗澆薄之中忽得斯人庶幾息奪競厚風俗而士類亦知懲勸矣　助教吳明進集

翰林待制歐陽玄贊先生之像曰微點之狂而有沂上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聲于裕宗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畧而遇不能制之兩生嗚呼麒麟鳳凰固宇内之不常有也然而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亦

將從周公孔子之後為往聖繼絶學為當世開太平者耶



元名臣事畧卷十五